

中國華僑出版社

多情皇子 特工妃

李海舟◎著

一场穿越，一场离恨……

说到底都是爱恨情仇，演的不过是聚散离合……

他为她一世相随，她因他此生不悔。

谁误了谁的终身，谁又负了谁的真情？

原以为是新的开始，没想到却步入步步为营的陷阱。



多情皇子
特工妃

李海舟◎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情皇子特工妃/李海舟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13-3729-0

I. ①多… II. ①李…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8196 号

●多情皇子特工妃

著 者/李海舟

出 版 人/方 鸣

策 划/周耿茜

责任编辑/尹 影

责任校对/孙 丽

装帧设计/玩瞳装帧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350 千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729-0

定 价/28.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楔子 生死之间 / 001

第一章 笼中鸟 / 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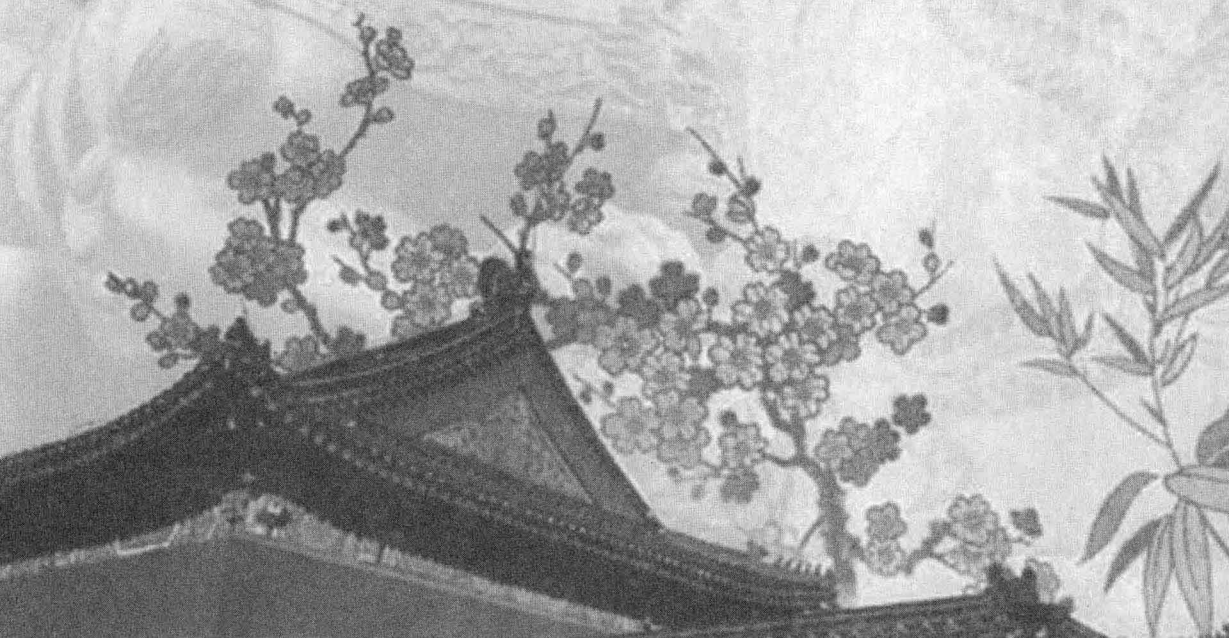
第二章 镜中花 / 060

第三章 江山望 / 131

第四章 美人泪 / 203

尾声 莲花与碧玉盘 / 262

多情皇子特工妃
DUOQINGHUANGZITIGONGFEI



楔子 生死之间

2013年4月1日，凌晨3时45分，上海某博物馆内。

最后一盏灯无声地熄灭，巡夜的人“嗒嗒”的脚步声逐渐走远，四周陷入了一片沉寂。在西侧楼一处保安室内，监视器却依然亮着幽蓝的光，在监视器前，一个头发依稀有些花白的男人直直地盯着监视器，眉头拧在了一块儿。

“老爹，你再盯着看也看不出朵花儿来的……要我说啊，这监视器要是管用，能抓着那些老鼠，我们就没用了不是。”

坐在一旁抱着一桶方便面吃得不亦乐乎的女警员发话了，看这模样，长得甚是亮眼，和她穿着的这身英姿飒爽的警服有些不搭调。

“司徒晓，警员编号 SP1203，给我立——正——”

被称作“老爹”的男人挑着眉看着这个叫作司徒晓的女警员。

“Yes——Sir——”

司徒晓急忙放下手里的泡面，直挺挺站了起来，却是满脸无奈地看着她的师傅兼上司魏青山。

魏青山是司徒晓的父亲司徒炎的至交好友，在司徒晓很小的时候，亲眼目睹父母被凶徒所杀后，魏青山便成了司徒晓最亲近的人。司徒晓会选择走上警察这条道路，除了想要为父母报仇，找到那夜闯入他们家里的凶徒以外，也是受了魏青山的影响。

“一个女孩子家，吃泡面也要吃得优雅一点，你看看你，吃成什么样了？！况且，我们现在是在工作，在工作啊大小姐！你居然在这里给我吃泡面，要是那个什么老鼠贼的在我们眼皮底下把东西给偷走了，以后我们拿什么脸出来混……”

魏青山又开始念念叨叨开了，司徒晓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却不敢顶嘴，要知道，顶了一句，这接下来可能会收到100句的“唠叨”。

虽然从态度上来说，确实不是那么“端正”，但司徒晓这个“工作狂”的能力却是有目共睹的，进了警队不满3年，便被上头看中，加入了特警部队，成为了能与魏青山并肩作战的伙伴，光这一点来说，便是令人刮目相看了。

这一次，特警部队接到的任务是要来抓一伙“贼”，这伙贼可不是平时那些小偷小摸的家伙所能比的，这是一伙国际大盗，自称是“飞鼠大盗”，他们专门瞄准各国文物下手。这一次，警方接到消息，这伙国际大盗看上的是上海博物馆近日新添的一件秘密文物，还未经过正式发表。

这已经是接到消息的第三天了，却依然是风平浪静，司徒晓不免有些放松了，只觉得大约又是一个寻常夜。但魏青山却始终觉得有些惴惴不安，多年来的直觉告



诉他，今夜，将会发生一件大事！

接近凌晨4点的时候，监控设备突然“刷”地齐齐闪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正常，如果是电压不稳，导致这样的状况是十分正常的，但在这里，任何“正常”的意外下，都可能隐藏着不正常的事情。

司徒晓和魏青山对望了一眼，随即又默契地拿了武器，冲出了监控室，一边联系着潜藏在各处的队员。

他们几乎把博物馆从头到尾查探了一圈，却没有任何发现，看来似乎又将是一场虚惊。司徒晓收起了枪，伸了个懒腰，心里盘算着这伙老鼠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忽然却觉得似乎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劲。

“糟了！老爹！快去北馆！”

司徒晓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些东西，一把抓住了魏青山的袖子。

“怎么了？去北馆？”

魏青山一时之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要保护的文物明明是在南馆，即使哪里不对，也应该在南馆，怎么突然要去北馆了？

“东西被他们移到北馆去了。那伙老鼠恐怕已经打探到了消息，现在很可能已经在北馆了。”

“怎么可能？”

“刚才巡视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我记得他是苏馆长的秘书，他来南馆的办公室给苏馆长拿东西。这几日，苏馆长并没有留在南馆，听说却是一直守在北馆。而且，现在几乎博物馆里所有的安保力量都集中到了北馆。虽然说是我们保护，但你不觉得馆长也太放心了吗？”

“即使他们真的把东西移过去了，连我们都不知道，那几只老鼠又怎么会……”

“恐怕老鼠们也和我一样，忽然之间恍然大悟了。”

“你的意思是……”

“在巡视的时候，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似乎不太对劲。”

“什么事？”

“我们队里，有一个本来今晚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谁？”

“何德诺。”

听到这个名字，魏青山愣了一下，在脑海里努力搜索着这个名字的主人，却只能记得一个依稀模糊的轮廓。何德诺是新近加入特警部队的一名警员，特征就是毫无特征。长相平凡无奇，个性平凡无奇，实在是个很难让人记住的人。

“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就算出现……”

“他上周调了两次班，和3个人换过4次班，今晚他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原本应该上岗的Ben吃错了东西拉肚子了。”

“就算是这样……”

“刚才散了的时候，他往北门那边走去了，他的岗位应该在西楼梯。”

“你也太关注他了吧……”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看他不顺眼。”

司徒晓轻蔑地说着，大步朝着北馆奔去了。

对于这丫头经常异想天开的办案手法，魏青山也是早已经习惯了，担心她过于鲁莽，便也跟在司徒晓身后去了。

北馆里异常安静，不像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样子。两人警惕地巡视了一圈，却竟未发现任何人。

“糟了，可能出事了。”

魏青山压低声音说着，眼睛看向了楼上的办公室。

司徒晓跟在魏青山身后，顺着旋转楼梯一步一步悄声地走了上去，两人站在了门的两边，握着枪，在心里默数着数字。

魏青山一脚踢开了门，司徒晓急忙上去接应，拿起枪指着里面，只见馆长和秘书以及两个保安被捆得像粽子一般坐在地上。

忽然背后蹿出了一个人影，一脚踢向了魏青山，司徒晓急忙冲了上去，在后面推了魏青山一把，在巨大的冲力下，一个站立不稳踉跄地往后退了过去，只觉腰部一阵剧痛，司徒晓直直地撞在了齐腰的栏杆上，整个人向后从楼上翻了下去……

留在司徒晓眼中最后的影像，是魏青山张大着嘴巴喊着什么的脸……

这一刻，司徒晓脑海中出现了走马灯，回想自己这一生，还真是没什么值得骄傲、值得回味的事情啊……自从父母离开之后，除了埋头学习，便是努力工作、进入警队……没有初恋，没有初吻，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最后，竟然还是这样丢脸地失去了性命……

啊……如果可以再活一次的话……

想要家人，想要朋友，想要爱一次看看呢……



第一章 笼中鸟

1

“娘娘……娘娘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呜呜……娘娘……你等着，晴好……晴好去……去求王爷……”

……

一个柔弱的带着哭腔的女声断断续续地在耳边回荡。

天堂这么吵吗？

司徒晓有些疑惑，原本一片混沌的脑袋似乎慢慢地开始清醒过来，也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在脑袋慢慢清醒之际，记忆也逐步清晰地呈现在眼前，现在的她，应该已经上天堂了吧，想想这些年来，自己应该是没做过什么坏事情的，而且还是个保卫人民的好警察呢……

不过想想真可笑，原本还想着等抓到那几只老鼠以后要领个军功章的，结果居然是坠楼而死……这种死法也太可悲了。不知道老爹有没有抓住那几只老鼠为自己报仇啊……

不过都已经死了，抓住抓不住对于一个死人而言，还有什么重要的呢……

这么想着，司徒晓禁不住笑了笑，死了也好，以后不用操心了，只是很亏呢，这一辈子过得，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爱人……大约，也不会有人因为自己的死去而哭泣吧，啊，不对，老爹应该会为自己流几滴眼泪的，这么多年来，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他对自己也算是照顾有加。这么安慰着自己，司徒晓的心里好受多了。

然而，耳边的啜泣声却也越来越清晰，是有人在为自己哭泣吗？

带着几分疑惑，司徒晓动了眼皮，竟然似乎能看到一些微弱的光亮，莫非是从人间到达天堂，或者地狱的路程已经走完了？那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和这里的主人打个招呼呢……虽然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几乎都是破除迷信的，但此刻，这种清晰的感觉却让司徒晓开始觉得人死后大约应该是有另一个世界的，不然自己怎么会有意识，还能思考这些平日里没什么时间来思考的事情呢。

“唔……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呀？”

司徒晓张了张嘴，感觉有些口渴，问出这句话以后，听着自己的声音，有种很别扭的感觉，难道因为太疲惫，所以连声音听上去都比平时要轻柔许多？

“啊……娘娘！娘娘您醒了？！您真的醒了？！娘娘……太好了……”

刚才啜泣的那个女声又响了起来，这一次声音更加清晰了，司徒晓感觉似乎就

是在自己耳边回荡的。紧接着，一张粉嫩嫩的鹅蛋脸出现在了眼前，约莫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满脸泪痕，又哭又笑的。

“你……是谁？仙女？鬼卒？引路人？……”

司徒晓有些莫名地看着眼前的女孩，想要起身，却发现身上没有丝毫力气。

“娘娘？您……您怎么了？我是晴好呀！是一直跟着您的晴好呀！”

叫作晴好的小姑娘急得快哭了，不断地说着。

“晴好？”

司徒晓努力在脑海中搜寻着有关于这个名字的任何信息，但结果却是——无。她确实不熟悉这个名字，这张脸这么陌生。这时，司徒晓也才注意到，这个叫作“晴好”的女孩子打扮得非常奇怪，头上像中国娃娃似的绑了两个包包，身上也穿得很奇怪，穿了一件看上去轻飘飘的长褂裙，倒是有几分像电视剧里的古代人。

“是啊娘娘！您终于想起我来啦？”

晴好满是泪水的脸又笑开了。

司徒晓皱了皱眉头，她什么时候想起她了……她根本不认识她啊……而且，难道自己一不小心来到了拍戏的地方……或者是精神病院？

“水……”

司徒晓无力地抬了抬手，不管这里是哪里，先补充体力，解决身体上的问题才是最主要的。这些年来，什么龙潭虎穴没闯过，小小的精神病院，还难不倒她！

“娘娘，水……水……”

晴好倒是挺机灵，迅速端来了一碗水，小心翼翼地扶起司徒晓，把水喂到她嘴边。几大口水顺着干得快要着火的喉咙滑下去之后，司徒晓才感觉自己的生命力一点一点地回来了。

司徒晓抬了抬手，这才注意到自己身上穿了一件奇怪的白色袍子，准确地说它其实也不是袍子，总之就是一件自己绝对不会穿的奇怪的衣服，暂且可以把它认为是睡衣吧。

带着一大堆的疑问，司徒晓环顾了一下四周的环境，木雕的床、花梨木的桌子、雕龙画凤的梁柱……

司徒晓使劲地闭了闭眼睛，一定是伤得太重的幻觉吧……或者真的是已经死了，到了天堂或者地狱？然后它们正在流行中国风的装潢……

“你叫……晴好？”

司徒晓无力地偏过头，看着漂亮的小丫头。

晴好点了点头，满脸担忧的样子。

“这里是哪里？”

“娘娘……娘娘您怎么了……这里是王爷府啊……”

晴好再次显出一副快要哭了的表情，娘娘这次大病初愈，怎么好像一副什么都不记得了的样子啊……

“王爷府……”

司徒晓喃喃着，随即倒了下去，闭上眼睛。



一定是做梦，一定是做梦，或者又胡思乱想了……嗯，或者是伤得太重出现的幻觉……幻觉……睡着，再醒来，睁开眼睛，就会发现我死了，或者可能还活着……

再次睁开眼睛，依然是一样的雕龙画凤，依然是一样的晴好……

“呵呵呵……呵呵呵……王爷府……呵呵呵……我是怎么到这里的……”

司徒晓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一切离自己的理智和生活似乎都很遥远的东西。

“娘娘……您是皇上指婚……嫁进来的啊……”

晴好怯怯地说着，看着眼前这个疑似“脑袋坏掉”了的娘娘。

“皇上指婚……嫁进来……王爷府……呵呵……你可不要告诉我，我像电视剧似的穿越了一下，到了古代……”

“穿越？电视剧？古代？娘娘您在说什么啊……晴好再去叫大夫来看看吧……”

晴好一脸着急，转身欲走。

“等一下，晴好。”

司徒晓急忙叫住了小姑娘，目前还没有搞清楚情况，怎么可以让她随便去叫人？敌人越多，到时候越难对付。

“你先不要去找大夫。我饿了，弄点吃的给我。”

“娘娘您想吃东西啦？！我马上去，马上给您弄来！”

听到司徒晓说想吃东西，晴好一副开心的样子，毕竟大夫也说过嘛，这生病的人啊，要是想吃东西了，那就说明离病好不远了！听到司徒晓想吃东西，晴好高兴得完全忘记了先前要去请大夫的事情，直奔厨房去了。

晴好去了许久才回来，本以为有大鱼大肉什么的，却只端回了一碗白米粥，司徒晓不禁有些失望，但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也没力气再去嫌弃，端起来大口大口地吃着，虽然自己主观上来说真的快要饿扁了，但身体却似乎不那么听话，只吃了几口，胃里就一阵翻腾，难受得不得了。

司徒晓只得依依不舍地把碗递给了晴好放下，看来自己伤得确实挺重的。

“晴好，现在是什么时间？”

“回娘娘，刚过午时。”

“午时……我想问的是，现在是哪一年哪一月？”

“啊……现在是英和七年……7月了……”

“英和七年……没听过……那是公元多少年啊？”

“啊？公元？”

“……算了，你刚才说皇上，那是哪个皇帝？什么国？”

“唔……娘娘……”

“回答我。”

“是……是……宏盛皇帝……大齐国……”

……

经过一番盘问式的询问，司徒晓大约算是清楚了，自己似乎真的是“穿越”了，或者依旧是受伤失血过多的幻觉……总之，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她完完全全

没听过的地方，一个她完完全全不认识的皇帝所统治的地方。她发誓，确实好好上历史课，但这里的一切，绝对是没有任何一点点在历史课里出现的……

而眼前这个叫作晴好的小丫头，似乎认为她是一个叫作司徒冰凝的女人，这个女人是皇帝指婚嫁给了一个“王爷”的女人，好像还是个大官的女儿……虽然看着周围的环境不太像，虽然这个房间很大，这个床也不小，可是整个房子里并没有什么穷奢极欲的摆设，甚至来说，让人觉得有些清贫，也许古代物资缺乏……

“娘娘……您在想什么哪？真的不用请大夫来看看吗……”

晴好轻声地说着，依然是满脸的担忧，毕竟一个自己那么熟悉的人，突然之间好像变成白痴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挺让人担忧的。

“好了，我没事。可能是在鬼门关绕了一圈，贪嘴喝了几口孟婆汤，所以记忆有些不清不白的。不要叫什么大夫了。而且，也不想……让人担心……”

司徒晓瞎掰着，突然意识到，如果自己被误认为是这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呢？想到此，司徒晓抬起了手，摸向自己的脸庞。似乎……哪里不太对劲啊！

“晴好！镜子！”

司徒晓突然喊道，吓了晴好一跳。

当晴好把铜镜端到司徒晓面前的那一刻，司徒晓几乎要晕厥过去，镜子映出的这张脸，是谁？！

司徒晓张大了眼睛，仔细端详着镜中那张美艳绝伦的脸蛋，吹弹可破的肌肤、小巧精致的鼻子、鲜嫩欲滴的嘴唇，还有那双似乎总盈着水汽的眼睛……虽然自己曾经也算是个美女，但眼前这张面容还是让司徒晓禁不住感叹。

“穿越……嫁了个王爷……还是个官二代……还长得那么漂亮……天哪……真是赚到了……临死前信了教果然是有好处的呀……”

司徒晓喃喃着，满意地打量着镜中的面容，虽然很是陌生，但原本应该已经结束的生命真的有了再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实在是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虽然上帝似乎在空间和时间的处理上有了小小的问题，不过这种小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毕竟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天之骄女啊！

这么乐呵呵地想了没多久，司徒晓就发现，事情似乎和她所预想的，有了一些偏差……

在司徒晓想来，一个天之骄女处于病痛之中，除了身边服侍的小丫鬟晴好之外，应该总会有人忙忙碌碌、嘘寒问暖的……至少，疼爱自己的夫君应该会守在身边吧，还有那个把自己当作掌上明珠的父亲，不是应该满脸横流着眼泪鼻涕，揪着郎中的衣领大吼着一定要让小姐康复起来云云的……况且，如晴好所说，司徒冰凝可是正儿八经的王妃，还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王的妃子，而是当今皇帝最宠爱的七皇子的老婆——七王妃啊！

然而，现实却是，在司徒晓依旧奄奄一息的这3天里，服侍左右的人，只有晴好一个，其间甚至没有见到别的任何人的影子，更别说什么夫君爹爹之类的了。无聊又几乎没有一点人气的生活让司徒晓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词——油尽灯枯。

“晴好，你过来，我有话问你，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要是有点欺瞒，我可



不饶你。”

经过几天的休养，现在这具身体已经可以稍微下床走动了。司徒晓坐在离床不远处的椅子上，对刚洗完衣服回来的晴好招呼着。

晴好小步快走着到了司徒晓跟前。

“娘娘您有什么想问的？晴好知道的一定不敢欺瞒娘娘。”

“你之前说我爹是当朝的丞相大人。他现在还是丞相吗？没被双规吧……”

“老爷当然是丞相！什么叫双规啊？”

“……这个你不用管。那我老公，也就是我丈夫，夫君……总之就是那个王爷，他现在还好吗？有没有什么死了残了，或者不受宠啊之类的……”

“娘娘您说什么哪！王爷可是战功赫赫的零陵郡王，是皇上亲自册封的呀！”

“那就是我嫁给王爷好多年，已经不受宠了？”

“娘娘……您和王爷成亲不满3月……”

“那好，你告诉我，为什么会是这样？”

司徒晓皱了皱眉头，看来靠山老爹没被双规，老公王爷也一帆风顺，而似乎唯独只有这个司徒冰凝过得相当不好啊。

“娘娘……您真的全忘了呀……”

晴好欲哭无泪，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有什么事情不好启齿。

“全部事情都从实说，不要担心。我这症状啊，只是脑筋暂时不太清楚，分不太清楚有些事情真真假假的，再有些时日身体好了，脑筋也就清楚了。到时候要是发现你骗了我，我可不会饶你。”

“唔……是……娘娘……大约3个月多前，王爷，也就是皇上的七皇子从边疆大胜归来……然后，皇上亲自指婚，成就了您和王爷的姻缘……不过……不过……王爷从新婚之夜至今也从未到过这里……”

晴好的声音越说越低，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司徒晓的脸色。

司徒晓有些纳闷，一边感叹着这个可怜的司徒冰凝，嫁了人居然要守活寡，一边开始忍不住怀疑起了王爷的性取向。这么娇媚的美人儿，他没理由碰也不碰啊。

看司徒晓似乎没什么过激的反应，晴好继续说了下去。

“在娶娘娘进门的那天，王爷同一天娶了纳兰姑娘……听说纳兰姑娘和王爷是青梅竹马……”

“纳兰姑娘？哪一位？具体的身世背景？”

“唔……纳兰蕊蕊姑娘，尚书大人家的千金……”

“尚书大人？也就是拼爹，我赢了……在王府里从地位来说，我是正，她是副，那我也赢了……暂且不管这些了……晴好，作为一个王府里的二把手，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待遇呢？”

“啊？二把手？”

“王妃不就是仅次于王爷的二把手吗？”

“娘娘您说得是没错……不过……”

晴好有些为难地看着眼前脑筋依旧不太清楚的王妃，从进门到现在，这位名满

京城的“冰美人”就是一副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从来也不去争什么、管什么，每天郁郁寡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府里的下人见王爷完全不在意这个王妃，自然也就开始越发放肆起来。到现在，突然说这些……看来这一病不轻啊，脑筋不清楚，这性子也转了。

司徒晓却是开始盘算着，自己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能有再活一次的机会，管她司徒冰凝到底受不受宠、多讨人厌，她司徒晓可是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好活下去。有朝一日也要多交些朋友，谈几次恋爱，这样才对得起上帝赐给自己的再一次活下来的机会啊。在现代社会里缺失的东西，就在这里一样一样给补回来吧！

“好了，晴好，你去吩咐厨房，本娘娘现在身体在恢复期，需要吃点好的。什么鲍鱼燕窝之类的，还有什么千年人参什么的，反正能怎么补的都给我端上来……每天都要！还有，你看看，我们这破屋子，需要去找那个什么什么王爷多要几个下人过来，顺便那些挂在那里晃晃荡荡的破布……那是什么？帘子？也该换点新货吧……棉被也是，虽然这个也不是很差啦……”

司徒晓嘀嘀咕咕地说出了一大堆，晴好却是听得一愣一愣的，努力地记着各种吩咐，但心里却直犯嘀咕，自己到底能不能如娘娘所愿把她想要的东西都准备齐全呀……

说了半天，司徒晓也觉得累了，再次躺在了床上，这副身体还真是虚弱不堪啊，跟自己那具强健的身体比起来，实在是差了一点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去追求自己的美好人生……

见司徒晓躺下了，晴好忙去一旁，从一个木制盒子里拿出一支熏香，点了起来，奇异的味道飘散在空气里，司徒晓嗅到熏香的味道，顿时觉得有些不对，连忙捂住了口鼻，有些艰难地起身走到了晴好身后。

“快灭了它……这是什么？”

“啊？娘娘，这是您最喜欢的熏香啊，每天睡前都让晴好点一支的……近日您身体不适，大夫说需要流通空气，看您最近身体好了，所以晴好……”

“拿来我看看。”

不等晴好说完，司徒晓接过了燃烧了一小段的熏香，仔细地嗅了嗅。不会有错，这东西绝对和司徒冰凝的死有关！这股奇异的香味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于身体各方面的状态，司徒晓是十分注意的，这和她的工作有相当大的关系，一直游走在生死边缘的人，总是对这方面特别敏感。就在刚才，闻到这股异香的时候，她就能感觉到身体每一个细胞的抗议和挣扎。

“晴好，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这……这是娘娘刚进府的时候，下人送来的……说是一些西域的贡品，皇上赏赐，所以……”

“这么贵重的东西，王爷不是应该赐给他心头上的纳兰姑娘吗？怎么还能到了我们手里？”

“……听说是纳兰姑娘不习惯这个香味……所以……”

“所以差人送来了这里。”



司徒晓冷笑了一下，看着手里握着的纤细的“凶器”。看来，这地方似乎也不是那么太平呢，想要好好活下去，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这司徒冰凝啊，死得真冤枉。

司徒晓回身看着铜镜中映出的娇美容颜，本该是个如花似玉、享受着人世间美好一切的女孩，却因为这样一段身不由己的姻缘，莫名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2

虽然司徒晓林林总总提出了不少的“改革”措施，但是直到晴好一次又一次地碰壁之后，司徒晓才发现，原来司徒冰凝这个“王妃”竟是如此的没有威信，所提出的所有要求，下人都是草草应付了事，还一片怨声载道。

“这种东西能吃吗？”

眼看着又一次炖的清淡无味的补品，司徒晓满脸不痛快，这简直都是些边角料啊，虽然说自己也是穷人家孩子出身，能吃到也算是不错了，但现在身份不一样，自己可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啊，怎么能被此等对待？！

“娘娘……您以前也不在乎的……”

晴好嘀咕着，不时抬头看看司徒晓满脸凝霜的脸。

不在乎？可是再怎么与世无争，最后还不是落得了这样的下场，如果自己没有阴错阳差被上帝放到了这副身体里，即使早早地香消玉殒，估计那个王爷也不会为她流一滴眼泪吧……

想到这里，司徒晓顿时有些难受，大约可以想象，一个活在深闺中的幽怨女子嫁给了万人崇拜的王爷之后，表面风光，却是内里辛酸的故事，心里也不由得对那个直到现在也没有见过的“夫君”产生了一些埋怨和愤恨。

“我今天一定要吃到热乎乎又炖得好的补品。”

司徒晓赌气一般地提着裙子，有些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晴好急忙跟在后面。

“厨房怎么走？”

司徒晓冷着脸问着，晴好怯怯地引着方向，不知道司徒晓想要去做什么。她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娘娘啊，跟转了性子似的……以前的娘娘就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一样，对任何事情似乎都不冷不热的……

冲到厨房的时候，里头只有一个小丫鬟在看火，锅里似乎在炖着什么，闻上去差不多也到了火候。

司徒冰凝的衣物大多是素色的，看上去十分朴素，司徒晓也是找了好久，才勉为其难地从里头挑了一件青色罗裙穿上，衣裙虽是简单了些，衬着那张绝美的面容，倒也是有一番清水出芙蓉的风情。

那个小丫鬟大约是不太熟悉这位王妃，愣愣地看了许久，直到看到了跟在一旁的晴好，才意识到，这位就是那个不得宠的正妃娘娘，急忙欠了个身。

“见过娘娘……”

司徒晓随意地摆摆手，示意小丫鬟起来，径自走向了炖锅，揭开盖子以后发现里面炖了3盅补品。嗅了半天，这味道和自己的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嘛！

“晴好，火候都差不多到了，全部带走。”

司徒晓淡淡地下了命令。

晴好愣住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旁看火的小丫鬟听到，也愣住了，急急地阻止道：“娘娘……这是……这是纳兰……”

“这府里的家务事，我还有发言权吗？这里到底是你做主呢，还是我？”

司徒晓斜睨着小丫鬟，她原本并不想让人为难，但这些日子里，赤裸裸的现实至少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即使是个背景颇硬的白富美，不去争，不去树立点威信，这日子断然是不会好过的。

小丫鬟还想再说些什么，却在触及到司徒晓充满杀气的目光时怯怯地退缩了。

晴好见状，急忙端了托盘，依照着司徒晓的吩咐，把3盅补品一扫而光。

刚走出了厨房门，就碰到了个穿着嫩黄色春花罗裙的小丫鬟，小丫鬟一见司徒晓，愣了愣，有些不情愿地欠了欠身向司徒晓行礼，突然看到晴好手中端着的托盘上的3盅补品，小丫鬟脱口而出：“这……这是侧妃娘娘的……”

听到了小丫鬟的声音，厨房里看火的小丫鬟从厨房里急急地跑了出来，辩解道：“啊……这不是……我……春水姐姐，这是娘娘她非要……”

小丫鬟小心地看了看司徒晓冰冷的面容，把后面要说的话硬生生吞了下去。

这名唤作春水的丫鬟听了这话，不等司徒晓表态，便直起了身子，满脸假笑道：“这……劳烦娘娘您了，春水端回去就行，一会儿，王爷和侧妃娘娘还要享用呢！”

说道“王爷”两个字的时候，春水特意加重了语气，满脸的轻蔑，赤裸裸的狗仗人势的样子。

司徒晓在心中叹了口气，想好好吃点好东西也这么麻烦。

“晴好，把东西放在那边石桌上。去掌她嘴。”

司徒晓话一出口，晴好和春水都愣住了。

“没听懂？要我亲自下手？”

司徒晓淡淡地说着，仿佛这是一句极其正常不过的家常话。

“是……是……娘娘……”

晴好咽了口唾沫，把托盘放到了一旁的石桌上，怯怯地走到了春水身边，扬起手，却怎么也打不下去。

春水恶狠狠地等着晴好，一副“你敢打”的样子。

司徒晓突然走到了晴好身旁，抓住她的手腕，狠狠地一巴掌扇了过去，春水显然没料到会如此，脸上霎时出现了5个手指红印，惊诧地看着司徒晓和晴好。

这春水平日里仗着自己的主子纳兰芯蕊得宠，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晴好也不爽她很久了，这一巴掌打得甚是畅快，虽然心里还有些怕怕的，但这一巴掌下去，却只剩下爽快了。

“学会了吗？打人耳光的时候，不要犹豫，你手慢了，可能被打的就成了你了。”

司徒晓唇边勾起一个好看的弧度，轻声在晴好耳边说着。

“你……你……你居然打我……”



不等春水说完，晴好再次扬起手“啪”地一耳光打了下去。

“你……竟敢对娘娘不敬！”

晴好有些怯怯地说着，声音里却透着无比的坚定。

司徒晓这时突然注意到，厨房里看火的那个小丫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看来大约是要去搬救兵了吧。这女人多的地方，总是免不了是非多，倒也不是件坏事，不管谁来了，也该让他们看看“司徒冰凝”这个正妃娘娘可不只是个摆设而已！

果然，不一会儿，一个身影袅袅娜娜地从远处飘来了，身边拥了四五个丫鬟，排场倒是不小。

“蕊蕊见过姐姐……”

那身影到了司徒晓跟前，姿态婀娜地欠了欠身，身上披着的丝缎，一看就是上好的品次。司徒晓打量着眼前这个王爷的宠妃，身段略显消瘦，脸蛋娇若桃花，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纳兰蕊蕊的美更像是弱柳扶风，三月桃花，有一股子娇气在，像是一件需要细心呵护的易碎品。而司徒冰凝的美却是灿烂逼人的，宛若九天之上的日月，或明艳照人，或清冷高洁，有一股子傲气在其中。

一看到纳兰蕊蕊的瞬间，司徒晓就知道，想要扮可怜博男人的怜爱，自己断不是这女人的对手。可一般这样的女子都不是什么善茬。越是那么柔弱可人的样子，心里就藏着越发狠毒的蛇蝎。

“平身吧。”

司徒晓倒也不客气，淡淡地示意道。

听到司徒晓这么说，纳兰蕊蕊顿时有些不快，没预料到她竟也不客气一番，如此理所当然地就承受了这些礼数。

“姐姐，春水今天不知怎么得罪姐姐了，妹妹代为赔罪，姐姐你意下如何？”

纳兰蕊蕊脸上依旧是一副惹人怜爱的笑。

“妹妹言重了，怎么能让你代为赔罪呢。”

司徒晓顿了顿，瞥到纳兰蕊蕊嘴角似有若无的得意笑容，清了清嗓子。

“总不能让晴好掌妹妹你的嘴吧！这多不合规矩。”

听到这句话，纳兰蕊蕊整个脸瞬间变了，这个女人到底明不明白自己的立场，居然想要掌她的嘴？！

司徒晓撩了撩头发，扫了众人一眼，对晴好招了招手。

“晴好，嘴也掌了，我们也不能欺人太甚。端了那些东西，我们回去吧。”

纳兰蕊蕊却突然挡在了司徒晓跟前。

“姐姐，你有些误会了吧。那几盅补品，是妹妹特意吩咐厨房为王爷准备的，姐姐就这样拿走，始终有些不太好……如果姐姐喜欢，可以吩咐厨房再做……王爷一会儿就回府了……”

“王爷”这个词再一次闪亮亮地出现了，司徒晓皱了皱眉，这两个字现在在她的耳中一阵阵地刺耳，更是勾起了极大的不快。

“鱼肚炖乳鸽、冰糖燕窝、虫草雪莲炖老鸭……王爷吃得真滋补啊。”

司徒晓拉长了声音慢悠悠地说着，看着纳兰芯蕊越来越僵冷的小脸。

“我几天前就下了单子了，要厨房做什么，虽然现在晚了一些，我也不打算追究厨房的责任了。要是王爷和妹妹吃不上，那只能怪这厨房办事效率极低，该怎么算这笔账，妹妹就和厨房方面协商协商吧。不过，以后若是我下了单子，依然没有照做，恐怕也只能采取些行动了。”

当然，司徒晓也没说什么行动，要是自己没权力把厨房这群家伙开了，像今天这样做回强盗，也还是不错的，过程不重要，只要结果是好的，就是成功嘛。

“姐姐，你这样未免有些不妥！”

纳兰芯蕊沉下了脸，走近了司徒晓一步，死死盯着司徒晓。今天，论身份，司徒冰凝是正，她是侧，论背景，她也比不过司徒冰凝。她唯一的王牌就是王爷的宠爱，如果今天让她就这么走了，那她纳兰芯蕊相当于就向她这个“正妃娘娘”低头了，以后岂不是更难翻身？况且，虽然王爷现在宠爱的是自己，但司徒冰凝始终是个祸患，她的美丽是那么危险地存在，天下的男儿都难以拒绝的美丽。

“不妥？”

司徒晓淡淡地笑着，迎上了纳兰芯蕊的目光，眼睛里透出的森森杀气，着实吓到了纳兰芯蕊，纳兰芯蕊一怔，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一个踉跄，绊到了一块石子，倒在了地上。

“啊！娘娘！娘娘您没事吧？！”

一旁的春水急忙地扑了过去，夸张地喊着，扶着一副可怜巴巴、柔弱得好像一碰就能碎的纳兰芯蕊。身后的四五个丫鬟也都急匆匆地去扶她。

司徒晓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这侧妃的排场还真是远远大过了正妃啊，轻轻摔一下，这么多人像死了人似的这么紧张。司徒冰凝都快死了，也没见几个人这么去看看。

“怎么回事？”

正当司徒晓悲哀地想着时，一个冷冷的男人声音突然从背后响起。

司徒晓回过头，对上了一张俊逸的脸，约莫20岁上下，鼻梁高挺，凤眼薄唇，倒是个颇有味道的美男子。看到这张脸的瞬间，司徒晓的心里突然有一种非常异样的感觉，不由得按住了心口，这个人的脸，似乎深深地刻印在了这具身体的记忆里一般，那么熟悉，那么心痛的感觉……

不等司徒晓反应过来，突然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自己脸上，左脸颊一阵火辣辣的，嘴巴里有咸咸的味道。

司徒晓惊诧地看着眼前这个突然打了自己一耳光的美男子，这混蛋是谁？！

“芯蕊，你没事吧？”

男人急忙走了过去，一把把纳兰芯蕊揽在怀里，一副温柔似水的样子。不用说，这个人自然就是司徒冰凝的夫君，那个所谓的“王爷”了！

莫名地挨了这一巴掌，再看着眼前这一幕，司徒晓怒火中烧，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扬起手一巴掌打在了王爷赵无琦脸上。

“啪”——清脆的一声让整个世界似乎突然安静了下来，一时间，众人都屏住

